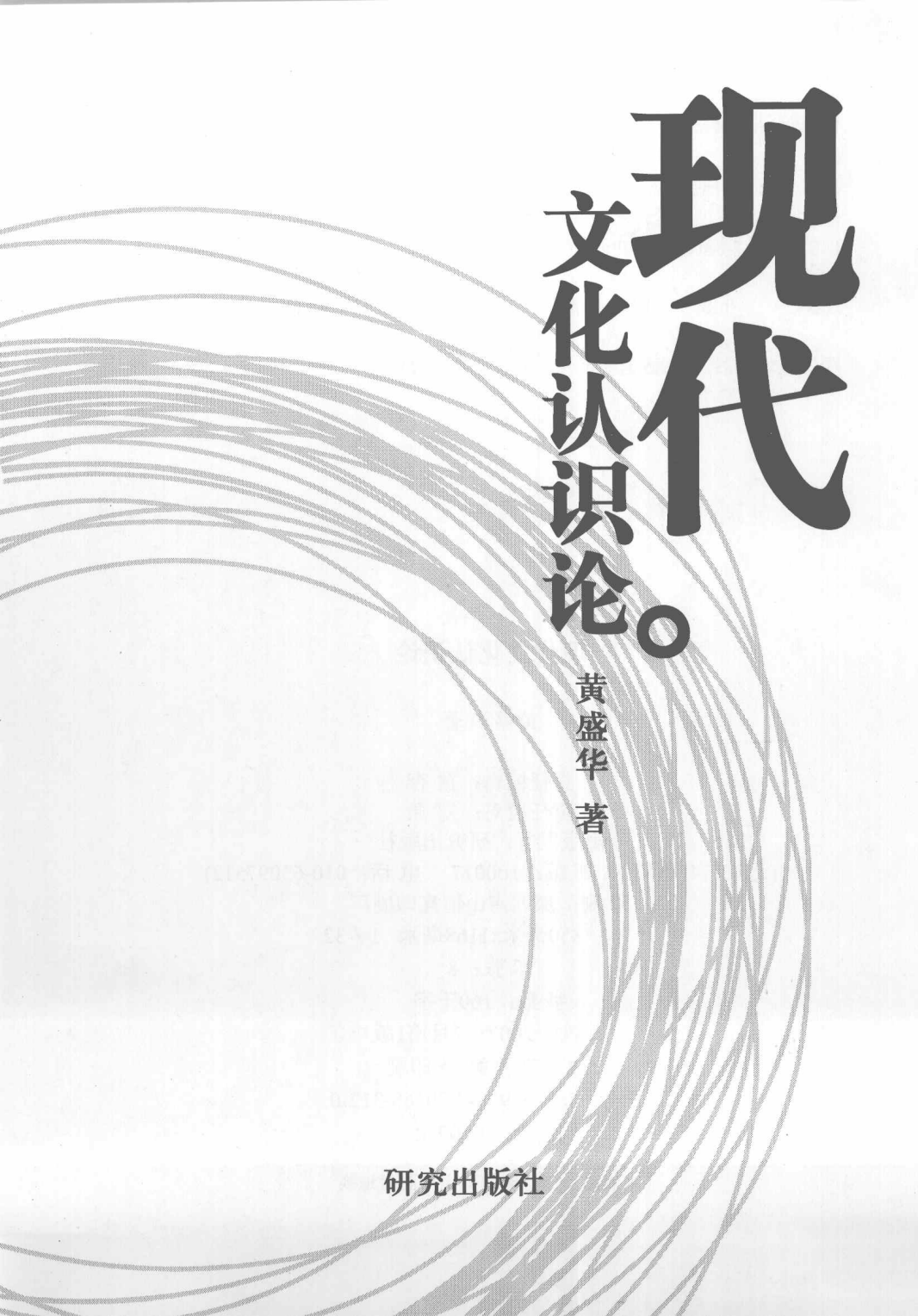


现代 文化认识论。

黄盛华
著

研究出版社



现代 文化认识论。

黄盛华 著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文化认识论/黄盛华著.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168-312-0

I. 现… II. 黄… III. 文化哲学——认识论——研究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5519号

现代文化认识论

黄盛华 著

责任编辑: 童 杏

责任校对: 郑 燕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北京1746信箱 邮编: 100017 电话: 010-63097512)

印刷: 深圳南山恒鑫印刷厂

开本: 850毫米x1168毫米 1 / 32

印张: 8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168-312-0

定价: 30.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黄盛华，男，1964年出生，湖南汨罗市人。1981年考入湖南湘潭大学哲学系，1985年推荐免试继续攻读研究生，198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湖南商学院、湖南省委党校从事教研工作，1993年被湖南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破格评为副研究员。1995年调入深圳，先后在中国宝安集团公司、深圳市委宣传部（任副处长）、深圳南油集团公司（任战略研究室主任兼广告公司董事长）、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工作。曾在《哲学动态》、《学术月刊》、《社会科学（上海）》、《求是学刊》、《河北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有10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20余篇被《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出版有《神文化》等专著、合著共10余部。

自序

离现代越近，离精神家园越远。当年亚当和夏娃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他们会留给世人一种绝对的孤独和永远的心灵漂泊。大凡跟情感打交道的人，无论诗人、哲人或者教士，都会体验这种心灵的流浪与放逐。每当寒风萧瑟，槐叶飘零，缕缕乡关之思便会袭扰心头。于是，孤独来了，落寞来了，那种揪心的乡愁挥之难去。我常常在想，也许正是这种缠结不休的乡愁冲动，正是这种心灵的无依无靠，才衍生出了人类的文化意识与终极追求。

那一年，当我带着行囊踏上深圳之旅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永远的漂泊之旅。深圳是个弥漫着现代气息的城市，那一个个行色匆匆的身影里，隐藏着一个个焦虑的梦。忙碌的节奏，让我只能踏着别人的脚步，去吟唱同一首歌，如同西西弗斯，每天重复去推动那块巨石。成了现代人，你就来不及去拷问永恒到底在哪里，你就找不到“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的情调，也没有“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幽静，更不用说“惟有沙洲雁，秋来渡河飞”的忧郁。没有了忧郁，又哪能言无限和永恒？那种找不到根基，找不到

人生终极意义的市场化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远了！

离开了学术圈，离开了我曾经皈依的哲学形而上，我这才发现，我真的失去了自己赖以依托的精神故里，只能在远方眺望那曾经撑起我灵魂的家园，只能去渴望，去思念，去追寻，可再也无法回归。在熙来攘往的闹市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成了一叶无法找到港湾的小舟。多少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忙完一天的工作，静静地靠在办公椅上，望着窗外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那种无家可归的乡愁，那种挥之难去的迷茫，那种哽咽着的苍白无力，只有我自己才能体味。

我知道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但是，我还可以仰望远方，还可以在梦中回我的精神家园漫步。因为我始终相信，“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心灵的皈依，并不只存在于深山的寺庙和悠扬的钟声中，只要还愿意去拷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远离尘嚣，神游万里。走在回归的路途中，虽然孤独，但有文化的体验、省察与批判为伴，依然是一种幸福。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实践：现代文化认识论的基石	8
第 1 节 从实践的经典模型到非经典模型	8
一、认识中介论：实践观的经典模型	8
二、认识对象论：实践观经典模型的失效	10
三、实践结构的完形更替：实践观非经典模型的形成 ...	12
第 2 节 现代实践的三种形态	15
一、物化实践	15
二、管理实践	17
三、思维实践	24
第 3 节 实践作为文化认识活动的基础	32
第二章 文化认识：从实践无意识到实践意识	35
第 1 节 实践无意识	35
一、实践无意识存在的根据	35
二、实践结构无意识与实践功能无意识	39
三、实践无意识研究的意义阐释	43
第 2 节 文化认识：对实践活动的自觉自省	46
一、将实践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前提是改变本体追问方式	46
二、从存在的三种形态看实践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可能	49
三、将实践作为文化世界的本体意味着一种新文化哲学的诞生	50
第 3 节 文化认识活动的主要特征	55
一、文化认识基础的实践性	55
二、文化认识本质的接受性	57

三、文化认识内容的生产性.....	59
四、文化认识方法的系统性.....	62
第三章 文化认识的主体系统	65
第1节 从传统主体到现代主体.....	65
一、传统认识主体的本质规定性.....	66
二、现代认识主体的特质.....	68
第2节 文化认识主体的宏观结构.....	71
一、个体主体	72
二、群体主体	75
第3节 文化认识主体的微观结构.....	77
一、关于主体微观结构的争论.....	77
二、文化认识主体的知、情、意结构.....	84
第四章 文化认识的客体系统	89
第1节 认识客体的结构分析.....	89
一、无序 $\Rightarrow$ 有序 $\Rightarrow$ 无序：客体结构演化的过程.....	89
二、局域、格式塔：客体结构演化的形式.....	93
三、简单 $\Rightarrow$ 复杂：客体结构演化的趋势	95
第2节 将文化世界纳入客体系统的理由.....	98
一、客体结构中包含文化世界.....	98
二、关注文化世界的价值指向.....	99
三、人类认识活动自身发展的结果.....	100
四、文化研究需要方法论指导.....	102
五、文化科学走向统一的必然.....	103
六、统一认识论建立的内在要求.....	103
第3节 文化认识客体的三个层面.....	105
一、文化形式	105
二、文化意义	105
三、文化实践	107

第五章 符号：文化认识的中介系统	110
第1节 符号在文化认识中的中介作用.....	110
一、符号的一般界定	110
二、符号：作为文化认识的中介.....	115
第2节 作为文化认识中介的语言.....	117
一、从言意之辨说起	117
二、走出语言与语义的困惑.....	121
三、人用语言体验文化世界.....	126
第3节 作为文化认识中介的神话.....	130
一、神话及其类型	130
二、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	135
三、现代神话复兴的根基.....	138
四、现代神话的构造	142
第六章 悟：文化认识的本质	147
第1节 现代悟性认识的意义界定.....	147
一、悟及其主体性凸显	147
二、现代悟性认识与古代“天人合一”学说的意义间距	152
三、“天人合一”：现代悟性认识的基础.....	156
第2节 悟性认识在现代科学认识中的印证.....	159
一、生态自然观及其对悟性的关切.....	159
二、主体悟性整合的内在根据.....	162
三、客体系统质的悟性把握.....	165
四、主客一体化的悟性诠释.....	167
第3节 中西之悟的意义间距.....	170
第4节 现代文化认识之悟	178
一、文化批判性认识中的反理性主义.....	179
二、文化认识对自然本征态的回归.....	184

三、从文化世界中体悟生命的意义.....	188
第七章 文化认识程序：以实践性认识为例	193
第1节 实践的超前认识	193
第2节 实践的反馈认识	198
第3节 实践的价值认识	202
一、实践价值的生成	202
二、实践价值的结构	205
三、实践价值的评估	209
第八章 文化认识规律	212
第1节 个别 $\rightleftharpoons$ 一般：认识运动的双向互补律.....	212
第2节 认识互补律在科学认识中的显现.....	217
一、部分 $\rightarrow$ 整体：科学认识程序的经典描述.....	218
二、系统、格式塔：反拨经典程序的期望.....	219
三、以整体为原点：对经典程序的反拨.....	220
四、问题：反拨的发生显现.....	223
五、还原视界：反拨对还原论的反还原阐释.....	224
六、部分 $\rightleftharpoons$ 整体：科学认识的双向互补模型	225
第3节 实践信息 $\rightleftharpoons$ 实践本质：文化认识的规律	227
第九章 文化认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	235
第1节 对“文化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	235
第2节 文化认识活动的结构分析路径.....	239
第3节 狭义文化认识与文化的功能显现.....	241

导言 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文化关切

在现代认识论研究中，有两种新的走向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这就是科学化和文化化。

一方面，从现代认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来看，由本体型认识论走向科学(经验)型认识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认识论的研究重心已由探讨认识的本质转向分析认识的发生和知识的增长机制，它越来越偏注于经验方法的运用，并展现出其在具体科学中的发生机制。

我们知道，近代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为了给人们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培根写出了《新工具》，笛卡儿也将其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称为《方法谈》，认为确立哲学方法论原则乃“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稍后的洛克更是将哲学认识论宣布为考察“观念和文字”的“标记之学”，他的《人类理智论》就是以研究人类理智、人的认识能力，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实性和范围为中心内容的。由于这种认识论力图寻找主观对于客观、思维对于存在的无限接近，力图分析认识的本性和真理的本质，因而具有本体论属性。这一属性使得认识论只要求它所考察的认识命题具有真假性，而作为元认识命题的自身却无法得到确证，故被逻辑实证主义列入无意义的形而上命题而一并加以拒斥。

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现代认识论研究才逐渐放弃认识的本质问题转而考察认识的发生和知识增长的过程。对认识发生进行研究，就必须打破各种思辨的预设或体系的构造，用经验的方法去考察儿童或土著种族的活动结构，分析这种活动是如何作为中介而内化为主体图式的生成和演进，并外化为客体的改造与变革的。实际上，这就是要撇开各种本体论的主观设定，不仅使认识论所考察的认识活动是具体的，而且对认识的发生学考

察本身也具有经验可确证性或可证伪性，这就是人们认为皮亚杰“用坚定地依赖经验事实的手法研究了一些迄今还是纯哲学的问题，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①的理由，同时也是现代认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根据之一。

同样，对知识增长模型的分析也从传统的认识论范型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贴近于具体科学和科学史的经验科学知识论，根据这种观点，无论是对于日常认识活动还是科学认识活动，重要的不是去追问它的本质，而是要分析这种认识成果是如何积淀为人类知识的，并寻找这种知识的增长模型。它要求我们去打破传统本体论认识论那种从感性到理性，从而获得认识的神话，通过对人类认识史演进轨迹的考察，从中得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并根据这种规律而推进未来知识的发生和增长。科学哲学的发展尽管愈来愈重视主体的各种本体论预设，但它在知识论内部仍然力图剔除没有经验事实基础的信仰要素。科学实在论之所以受到诘难，主要在于它认为成熟科学中的术语典型地指称实在，属于成熟科学的理论定律典型地近似为真等核心内容仍然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因而仍然无法得到合理的论证。相反，人们却发现，往往存在着高度成功的理论，它们的中心术语并不指称实在，成功和近似为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无疑还是一个在知识的真假与成功、知识的本质和增长之间划界和抉择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它看作依然是走向科学型认识论的一种努力。

科学化新走向的另一标志就是经验方法的运用。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以人的理智思维建构为手段，从各种不同层面去界定认识的本质与确定性，构造出不同的认知模型，因而“就满足于那些常识的观念和思辨的描述”^②。现代认识论从寻找认识本质向分析认识过程的转换，使得经验方法的运用成为可能。皮亚杰认为发生认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经验验证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7 页；

② 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

的方法”^①，他正是通过对儿童个案的经验分析概括出了个体认识发生的微观机制。在综合观察、询问、测验、实验等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从整体上观察儿童，强调实验的自然性，他总结出了临床描述技术。这一技术的逐渐应用，不仅使现代认识论的科学化日趋明朗，而且还使它愈来愈接近实验心理学，会有可能步心理学之后尘而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因此，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奎因指出，认识论将成为一门专门研究认知过程、规律和方式的自然科学。

此外，现代认识论科学化的新走向还表现在它立足于具体科学的基地，成为一种内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新形态不是从哲学思辨高度去进行体系构造或作理论推绎，而是立足于各门具体科学本身，让每一门科学都对其本身的基础进行研究。因此，在数学、物理学等领域中真正起作用的认识论就“是由数学家、物理学家自己提出来的”^②，这是一种内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内在认识论”，它在科学内部发生和增长。由于科学家能够将这种认识论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将知识增长的“基础”问题与其学科联系起来，使“认识论就能够通过对自己的目标作出方法论的规定而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③，也就使得各具体领域的科学家纷纷介入现代认识论的研究，从而在认识论研究者方面推进了其科学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科学的不断兴起，现代认识论所考察的认识对象逐步由自在的自然泛化为人化的世界，由探索实体转向研究人的活动，从而为文化科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导向。同时，在认识论中作为工具和中介的语言符号也逐渐具有客体和文化的意义。这就标志着现代认识论研究在这一方面又呈现出文化化的新走向。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页；

②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页；

③ 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从“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拉丁语中的“cultus”所包含的“耕作”，以及“colere”所包含的“开发”语义来看，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文化”言简意赅定义所说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它是以人类能动性创造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行为或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

文化包括文化现象和文化结构。如果说，具有本体论意味的文化哲学所要探究的是抽象的文化结构，即人的文化存在和人的本质，那么，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文化认识论则是要分析人们是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文化表象中透视到文化结构，是怎样从人的生存形式去展示其存在和本质的，即分析“文化认识何以可能”的命题。这样，它就不可能象文化本体论那样远离文化科学的基地。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和深层心理学等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突破了建立在科学认识活动基础之上的传统认识论的域限，而要求作出新的方法论综合。因此卡西尔声称，“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在我看来，要使认识论的这种不充分性能够得到改善，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被扩大”^①。根据这种观点，被扩大的认识论的研究起点不应是“纯粹科学认识”这种人类智慧的最后成就，而只能是人类智慧的起点即语言与神话，也就是要从语言和神话这些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人类文化形式中去把握人类活动的实质。与探索自在物理世界的结构和方式不同，文化科学所触及的文化世界是一个人的或人为的宇宙，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它可能会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在经验的文化科学中，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文化科学甚至于往往必须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宣称是唯一有效

①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第1卷，耶鲁大学，第69页。

的方法”^①。这种特定的文化研究方法就是要打破那种客观再现的理想，而从文化世界中去发掘认识主体所寻找的价值与意义。波普尔甚至由此认为，只有这种意义寻找才是文化认识活动真正的内在基础。在他看来，传统认识论只是在“我知道”或“我在想”这种意义上去考察知识和思想，这实际上是把握着主体的思维运演机制和行为意向，而缺乏对作为这种思维操作结果的客观知识作缜密地分析。因此，近代认识论，甚至包括现代认识逻辑在内的大部分现代认识论研究都是走向枝节的离题考察。与这种认为科学家在主观意识层面引发其科学研究的看法不同，“科学家是根据一个推测，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是根据一种主观信仰来行动的，即根据什么可望在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中发展的猜测来行动的”^②。也就是说，认识活动的引发不在于思维劳作本身，而是创造和发展客观知识世界或文化世界这一价值期望的结果。尽管波普尔这种对认识目的系统的阐释有失偏颇，但他的确突出了文化世界的自主性，将现代认识论研究引向了对知识世界、意义世界的关切。

对意义世界和文化世界的认识，就是要透过各种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有意义形式”(语言、符号等文化本文)去阐释人类活动的本质。这样，由分析实体转向解释人类活动，也就成为现代认识论文化化新走向的重要标志。

近代认识论沿袭了古代本体论的实体分析传统，依然将实体看作是一种外在于人、而又支配人的最高存在，把这个现实世界归结为一元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或两种实体的并存不悖，认为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这种实体的原型与主观模型的关系。现代认识论则将考察这种关系的问题作为“准本体论”而“悬置”起来，着意分析人们是如何通过“有意义形式”的构造去赋予现实以取之不竭的意义的。于是，对活动的阐释便成为当今诸种认

①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页；

② 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识论流派所探讨的主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每一个命题的意义即为回答它的方法”^①，石里克和艾耶尔的一个著名口号便是：陈述的意义在于它得以证实的方法；皮亚杰则将认识的发生看作一个主体不断建构的行动过程；布里奇曼更是将其操作主义理论视为认识论范型的转换，“因为我们不再允许自己在思维中，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术语给以适当说明的概念作为工具来运用”^②。其共同的地方，就是用“活动”去说明人的思维机制甚至整个现存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用其活动结构解释历史文化或异己文化的存在。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人们究竟是如何认识历史本文或异己文化的。按照客观主义者的看法，对历史本文或异己文化的认识，就是要设身处地地去领悟和重演本文或异己文化创造者的心理历程，即越过历史时间或空间间距，对本文创造者的心理生活进行重新体验或设身处地地感悟，将自身的心理状态推入与作者心理的同一之中。主观主义(如读者中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主体所发掘的意义与本文所具的意义总是相去甚远，因为“读者的作用根据历史 and 个人的不同情况可以以不同方式来完成，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本文的结构允许有不同的完成方式”^③，甚至认为本文并不具有一个客观意义结构，它的意义存在于认识者的层层剥离和对它的发掘过程之中。

实质上，这就是一个探究文化世界的方法论问题，也是现代认识论所力图把握的中心问题。它要求我们既要承认本文所具客观意义的存在，没有这种客观性就等于缺乏了本文创造者与认识者之间对话的共同主题，同时又必须承认由于主体与其历史情境的相关性，其文化认识活动又必然会带有某种“先入之见”，从而呈现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此外，语言符号的工具属性向文化属性的转换，也是现代认

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评述》，1964年德文版，第12页；

② 布里奇曼《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纽约，第5页；

③ 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巴尔的摩，第37页。

识论走向文化化的表现。进入 20 世纪以后，尽管传统认识论对人的主观能力的解释有所深入，但“何为真理”的问题仍未解决，它随着语言符号问题的突出而变成了“如何说出真理”的问题，从而使得“从广义上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理论之一”^①。语言符号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当代哲学认识论的关注，关键就在于语言的本质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而被视为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文化活动。在人类意识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语言是人呈现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体现了人的意识活动特征；在人类意识的历史过程性方面，语言又是人们进入特定民族文化的一种主要方式，习得了某种语言，就意味着被纳入了某一民族文化之中；在人类意识的社会关系方面，语言则是人们得以联结成一定社会群体的重要方式，其社会集约性构造了民族聚合力。“语言既是理解，既是解释。解释又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行为，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从不间断的解释程序”^②。这样，语言符号的文化意义就成了反思人类意识活动的现代主题。

① 李普曼《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 页；

② 严平《高达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第 196 页。